

20世纪上半叶的制锦市曾经是济南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，水电资源得天独厚，几十家大小工厂林立。现年68岁的老人窦庆德就是制锦市的居民，他见证了制锦市的兴衰过程。他的爷爷和父亲搭上了济南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快车，在制锦市一带设厂置业，一度兴盛辉煌。

# 济南口述史



## 68岁“老制锦市”的那些年那些事儿

口述人：窦庆德，68岁，原制锦市居民 采访整理：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翁玲青

### 制锦市曾是济南最早的高新区

我从小生活在制锦市，那里可谓济南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。1904年济南开埠通商后，城市规模迅速膨胀，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，其中蕴藏了巨大的需求潜力和商机。

制锦市位于趵突泉东流水一带，有济南最早发电站。水和电的结合，给制锦市提供了丰厚的能源基础，很多本地和外地的实业家都被吸引而来投资办厂。

在泺水边、小河崖、西圩壕旁，山东铜元局、济南电灯公司、宏济堂阿胶厂、泺源造纸厂、丰年面粉厂、永安面粉厂、成记面粉厂、东元盛铁工厂、兴华造膜厂和数量众多的染厂、织布厂相继建立，大小工厂几十家，十分繁荣。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制锦市是街巷并存，有西擀面巷、东擀面巷、葫芦头巷、竹竿巷等，地上铺的是石板路，呈现的是一个工商业、教育和居民之间的关系都很丰满、健康的状态。

制锦市小学是当时的贵族小学，培养了很多体育苗子。当时家长和老师的关系特别好，老师来访，我的父母都用最高礼节接待。我小学的班主任苏老师，去北京后国庆节回济南就住在我家，被奉为上宾。

街上的富人对贫困户也很关心。我们街上有户姓侯的人家靠卖水生活，大儿子没钱上学，我父亲便出钱帮助他。父亲工厂里简单的零碎活，也尽量让街上的穷人去做，并给出很高的待遇。

### 祖辈闯荡济南城

#### 靠织布手艺起家

而我这个家庭，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中的农民史，农民因饥荒、战争被迫进城，运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渐成为城市的主流，使城市更加富强，就像闯关东一样。

我老家是淄博邹平赵庄旺。上个世纪20年代末，我爷爷和父亲为谋求生存，来济南打工。虽然邹平到济南只有200多里地，有火车，但因那时候没钱，他们是步行到济南的。

他们到济南后，找到我们庄里一个姓曲的老乡落脚，他在济南的事业干得还是不错的。那时我父亲还小，只有十几岁，会弹棉花的手艺。没有本钱，曲家就借给他们本钱起家。

我爷爷很有能力，他想有更大的发展，便想办法攒钱买厂房和商铺，还开起了工厂。当时我们家的厂叫做义盛永织布厂。织布业务发展起来后，在生意鼎盛时期还买了个四合院，盖起了德式三层楼。那时我们家有晒台，屋里有自来水，还有电话、钢琴、德式自行车。

1948年解放济南那年，我一岁多的时候，炮轰城楼，我们全家逃难。工人们挑着粮食往东北方向的华山狂奔，到了一个叫王家堡庄的农村，在一位姓王的大爷家的门楼下暂时躲避。

那时正值秋日，在逃难的路途中，我看到满地金黄的向日葵后哈哈大笑。大人们后来聊起往事会说我这个孩子，当时一点不知道痛苦。逃难



▲窦庆德展示父亲捐献历山铭石碑所获的牌匾。  
本报记者 范佳 摄



在自家小院，窦庆德常回忆悠悠往事。  
本报记者 范佳 摄

的路上不断有炸弹，我父亲就把我放进坑里，他趴在我上面说，哪怕他死了也不能葬了自己的孩子。

### “大染坊”创始人 是我们家邻居

济南解放后，工业渐渐又恢复了元气。父亲给我的创业启示是，创业不能言败，无非从头再来。他平时没事就下车间劳动，对工人很尊重，从没开除过一个人，我小时候便和工人吃一样的饭。父亲在1950年时还曾直接拿着金子去青岛进货更新设备，这种创新发展的思想值得现代人学习。

我们家家教非常严格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孩子们都不能上桌。当时我们家离济南的老饭店汇泉楼很近，在五龙潭里面，我父亲平时请客吃饭都去那里。

我七八岁时，看父亲又去请客，便跟了去。那时哥哥姐姐都不敢去，

我年龄小父亲没办法，但也不能上桌。大席在屋里摆着，我只能站在门口，吃一碗端上来的炸虾仁，便得立刻回去。

济南有名的“大染坊”（东元盛印染厂）的创始人张东木是我家的邻居，他有众多子女。他对人和善，1952年抗美援朝时，还曾捐献了一架飞机，这种爱国举动深深震撼了我。

过年时，我们小孩天不亮就要跟着大人去磕头拜年。先去张大爷（张东木）家，收到的压岁钱，在当时来看，是好大的一笔收入。这些企业家难得有空闲时间，但对我们小孩很关心。看到我们的衣着、举止会夸奖几句，还会关切地问询“父母可好，学习怎样”，并教导我们要遵循孝道，有齐家治国的理想。看着张大爷凝重的深情，年幼的我便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，牢牢记在心里。

张大爷是个有学识、庄重且十分勤恳的人，对工人们很尊重。家里的太太也会亲自做饭，干家务。

### 家道中落

#### 十三岁承担家庭重担

公私合营后，我家的织布厂并到了金冠毛纺厂，仅靠父亲一人一个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养活我们家十四口人，生活很困难。生产救灾时期，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。街上的树叶、水里的苔草都被吃光了。

尽管艰苦，但父亲鼓励孩子们上学读书，1960年，我的大哥窦俊德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系，而我也考上了实验中学。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，每个班仅有几个报考名额。

但当时13岁的我主动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，放弃了宝贵的上学机会。我选择去街上卖冰棍贴补家用。冰棍批发价4.25分一支，卖5分钱，换号后可以领400支，一天能赚3块钱。我就在十三中的门口卖，看着自己昔日的同学走进校园，如今想来，我都很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气。

除了卖冰棍，我还骑着自行车去地里挖野菜，还与当年十五岁的二哥窦明德将家里的旧衣服、日用品等打

包坐着火车去沂蒙山里换当地的地瓜干等粮食。我们每隔一两个月便去一次，每次能背四五麻袋回来。

如果能换到花生米，那真是非常珍贵的。因为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，我们就藏在马甲里带回家。有一次在中途十多斤的花生米被查出来没收了，真是特别令人痛心。

我母亲身体不好，我便把辛苦劳动攒下的钱给她买了条活鲫鱼，看着她吃下。这种生活维持了两三年，1964年我考上了山东省建筑工程学校，才开启了新的一段求学生涯。

### 父亲将历山铭石碑 无偿捐给国家

在公私合营中，染厂、织布厂分别合并到济南第一印染厂、济南第二印染厂、济南第六棉纺厂和济南毛纺厂、兴华造膜厂合并到济南化工厂。宏济堂阿胶厂、济南电灯公司则因场地狭窄，外迁寻求更大发展。成记面粉厂在经历了60年的辉煌后，依市场规律，湮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。很多公司也在改革后变身成为以摊位租赁为主的综合性单位。

1980年，我父亲把家中珍藏了50年的历山铭石碑无偿捐献给了国家。为此，济南市园林局还奖励了他一块“献碑纪念”牌匾。如今，这块石碑作为千佛山的镇山之宝，存放于千佛山的历山院中。

这块石碑是1930年发现的，当年我父亲刚进济南时，在大明湖畔的码头租了一处小院，当他准备从码头迁居到制锦市，清理院落时在园中挖出了历山铭石碑，石碑完整，碑文清晰。

后来父亲推测，可能是有人从千佛山中偷出石碑藏在小院中，想找时机偷运出去。改革开放后，很多文化人慕名来家中拓片，这事便很快传了出去。

往事已渐渐远去，如今的制锦市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居民小区，在狭窄弯曲的道路、高楼间偶存的青砖门楼，以及院落中顽强生长的古树名木中，还能依稀透露出老街的百年沧桑。

